



故乡井泉安好

■何文胜



曾经的考验

■石泽丰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总以为命运是一位善良的慈母，洒向我的尽是阳光、甘露和春风。然而，中专毕业后10年间所经历的幸与不幸，犹如一艘颠簸的客船——我，在命运之河里起起落落，尤其是开始一两年在外所过的漂泊生活——那种在无助之中洒落的泪滴。在打击之后痛苦地崛起，使我无法记起，被称着所谓命运的这方皱巴巴的手帕，沿途为我擦去了多少血迹和泪滴。

因为家庭的贫困，1995年，原本考上重点高中的我，却填了一所不为人知晓的农校。填志愿的那天，天气非常燥热，正当我要下笔填高中的时候，父亲来了。他是从泥田里赶来的，赤足上还粘着泥土。“儿啊，我跟你娘商量过，就填中专吧，早点出来工作也是挺好的。”回过头，他对了解我家庭的班主任使眼神。班主任明白父亲的意思，走上前对我说：“就填这个农校吧，它没有什么竞争力。”顿然，犹如一声霹雳向我击来，我抬头痴痴地望着父亲，良久无语。父亲见我强忍着泪水，他的眼睛也红了。

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事实，然而那枚红红的烙印却无情地烙上了我的志愿表，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同学海阔凭其跃，天高任其飞，我再也不忍不住自己的泪滴。父亲背过身轻声地对我说：“回吧……”那“回吧”二字，饱含着愧疚、怜爱……让人鼻酸。我恋恋不舍地离开教室，跟在父亲的身后，一步一个回头。父亲一路上垂头急走，我一路默默无语。那种情景，至今仍记忆犹新，每每念起都想落泪。

我真不知道那是父母的无能，还是缘于我多灾多难的人生。曾经有好一阵子，我确实想从人世间这座站台早早地下车，但最终还是很顽强地生存下来了。

进了农校，我更加发奋学习，勤奋习作，在魏老师的指导下，我的作品陆续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。随之，在全校师生的眼中，我似乎成了一名才子。不知不觉间，我的相片被一个叫做芳的女孩夹进了她初恋的相册。她想用自己美丽的青春伴我走完坎坷的历程，但没有想到我会拒绝她的一片真情。我知道，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，况且一旦毕业之后，面对我的不是那些人人羡慕的单位，而是一段打工的风雨征程。其实拒绝她的那段日子，我也心如刀绞。谁不渴望一个如花的姑娘用甜甜的微笑，给自己多灾多难的人生夹一道美丽的韵呢？

中专三年级那年，眼看着同学们说是在亲戚与家长的帮助下，一个个找到如意的单位。即将上岗，而我像一个孤零零的旅客，正准备掏钱打票的时候，突然被一个卑鄙的小偷偷走了我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，只得听任列车拉响绝望的汽笛。

毕业之后，我从风里来到雨里去，但是我最终还是很艰难地熬了过来。如今，我在一家媒体工作，白天打磨着文字，夜晚则在灯月之下打磨着自己。

我终于明白：人们经常所说的那种命运，一切不过是考验、惩罚或者补偿。只要你抬起头来，即使阴雨相伴，天空总会有晴朗的时候。

世界大了，故乡也就有些空了。可故乡即使是空了，也被我们放在心里永远带着，从来不曾遗落，就像那口永远清亮的水井一样从不干涸。

习惯于把外婆的家当作故乡。介于门外的熊洼塘和铺陈数十里的稻田之间，有一口井，在我的记忆里它一直没有正式的名字。也说不清那构成井沿的青石板到底有多少年了，有的被当作磨刀石，被磨成曲面形，而且溜光，里面生着美人长发一样飘逸的“青苔”。回想起来，就让我脑海无端出现席慕容给自己的诗集画的白描插图，那里面的女子都是披着长长的头发，就是这样一缕一缕的。我曾因为伏在井边扯它玩耍而跌入井里，幸而小伙伴呼救及时，才留下一条小命。喜欢在水边玩耍，当然也容易为水所伤，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疑惑于它的“道是无情又有情”。

那时候，它是全生产队的饮水之源，大家都自觉对它予以保护。谁要是弄脏了井水，是会受到大家严厉批评的，哪怕他是无意的。浪费也是不受待

见的，必然受到大家的极度鄙视。

如今，以前那种以家族关系聚居的状态已不复存在，而是各自起屋逐渐的分散住开去了。似乎家家都掘了压水井，我不大清楚它与敞口的井之间的优劣，只是那个我记忆中的全队唯一的水井，如今有些被毁弃的样子。

少年时期，跟随父亲在位于郊野的学校生活，吃的水都要去围墙外的湘江河边接泉水。那是从一段深深插入崖壁的铁管里日夜不歇流下来的泉水。夏天清凉如冰，冬天则热气升腾。哥哥是用扁担挑，我自恃有力而喜欢手提，“天生神力”其实是这么练出来的。后来，父亲他们一起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，将江边的一些泉眼开挖集拢起来，建了一个水塔，校园里拧开龙头就有水用，省去了我们肩挑手提的“苦趣”。

前些年，修建茅叶滩大桥，差一点要毁掉它。是周边居民极力争取，才得以保留，还得到妥善修葺。早些时间又去探访了一下，水塔不在了，但崖壁上

扯猪草(原创小说)

■伍月凤

风儿顶着一头一脸的汗跨进家门，书包还没放下，娘就递过来一个竹篮：“去，扯一篮子猪草再吃饭。”

“娘，我还要写作业呢。”风儿着急地说。

风儿六年级，老师说她加把劲，能考上条件更好的镇中学。村小离家七八里地，风儿放学小跑回家，就是想多点时间复习。

娘拍拍怀里睡着的小弟，朝风儿瞪了一眼：“你弟感冒了，娘走不开。快去，多扯点，卖了猪，给你交学费。”

风儿舀一瓢水，胡乱擦一把红布似的脸，提起篮子出了门。家里穷，父母生下五个孩子，风儿还能有书读，很知足了。

蝉在柳树上拼命叫唤，柳树垂头丧气纹丝不动，泥巴地被太阳晒得泛白光。风儿一路走，一路东张西望，寻找猪爱吃的鹅肠草、车前草、马齿笕、灰灰菜……猪草也牵拉着脑袋，蔫蔫的。地被太远晒得发硬，扯得手指生疼。风儿找一块靠近山脚、有些阴凉的菜地，蹲下身不停地扯起来。一会儿，手发麻了，竹篮也渐渐冒了尖。

风儿直起腰，看到不远处黄瓜地里，美菊姑姑从浓密的黄瓜架子和黄瓜叶子中间走出来，肩膀上还挑着两大竹筐嫩嫩的黄瓜。美菊姑姑的家在大山的另一边，姑姑勤快，种了一大块地的黄瓜、豆角。

“姑姑——”风儿乖巧地叫。

姑姑看到风儿，爱怜地问：“今天不上学？怎么在扯猪草？”

风儿说：“上学呢，我回来得早，扯一满篮就回。”

姑姑说：“来，吃根黄瓜解解渴。”说着，从筐里拿出几根黄瓜，走过来塞到风儿手里。

风儿谢过姑姑，拿起一根在衣服上蹭去细刺，“咔嚓、咔嚓”吃起来，剩下的放进竹篮里。

姑姑的身影在山间小路渐行渐远。风儿又扯了一会儿，抬头看看天色，挎起篮子回家。

村口，五婶正端着饭碗，和几个妇女聚在村边一棵大樟树下，高声大气地说着话。见风儿挎着篮子走过樟树，五婶站起来走到风儿身边，说：“风妹子，手脚蛮快啊，一下子扯这么大篮。”说着，伸手在篮子里扒拉。她扒拉出那几根黄瓜，朝妇女们挤挤眼睛。

妇女们没有作声，看风儿的眼神却多了异样。

风儿涨红着脸从五婶手里抢过黄瓜：“你干嘛呀，这是我美菊姑姑给的。”

“美菊给的？她人呢？”五婶话里的怀疑十分明显。

风儿不想理她，挎起篮子就走，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

“以后，我地里的猪草我自己扯，你就莫去了啊。”五婶的声音从背后钻进风儿的耳朵。

“我家的猪草也要自己扯。”几个妇女也附和着说，说完又低声嘀咕起来。

风儿能猜出她们嘀咕啥，感觉背后的嘀咕像一根根刺，扎得背疼、心疼。风儿跑回家，丢下竹篮，看到娘，对着娘嚎啕大哭

的泉水依然清幽、甘甜。它最大的好处，当然因为它是“源头活水”了。这样上好的泉水，也只在驴行南岳山中和客居边城靖州时的飞山遇见过。

如今时常住一段时间的东镇，则有可堪取用并常去的水井两处。隔天骑着电动车，去那里打水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。可以趁机看看青山绿水，听听鸟啾虫鸣，算是与大自然的一个接触。虽说，山也在不断被削矮推平，河港也在缓缓消失，陋院也搞不清哪天就要迁移。等到都“洗脚上楼”，估计，井泉也就只剩记忆了！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有井泉处是家山。虽然我们早已不是要依山傍水才能存活的部落，不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。但是，内心的家乡还是那一片有着溪流河谷，而且井泉汩涌的土地。

而现在，多数时间被高楼大厦搁置于城市上空。“上不巴天，下不挨地”，看不到路边的花草，听不见悦耳的鸟鸣，吃着过滤系统滴下来的水——也好，都好，城市有城市的好。但是，我想说一句——唯愿故乡井泉安好！

起来。

娘问了好久，风儿才抽抽搭搭地说了五婶和黄瓜的事。娘听了，丢下手上炒菜的锅铲，像一头母狼冲到樟树下。妇女们讪讪地回了各自的家，娘对着村子，对着五婶家紧闭的门，骂到天黑才回家。

那天晚上，风儿和爹娘房里的灯，很晚都没有熄。

几天后，爹带着风儿来到县城当小学校长的舅爷家。风儿坐在舅爷爷的书桌前，做舅爷爷给买的复习资料，听他讲解各种难题。

两个月后，风儿考上了县一中的初中。后来，风儿上重点高中，上省城的重点大学，考上公务员，还在省城安了家。

风儿回来参加侄女的高考升学宴。娘在村口接风儿，风儿看到路边菜地里，五婶正佝偻着腰在中午毒辣的太阳下除草。旁边，一个小女孩提着篮子在扯猪草。

娘叹口气，说：“这五婶子，一辈子精明、要强，老了可怜了。儿子得病走了，媳妇改嫁，留下个孙女八九岁了，也不让孩子上学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风儿问。

“村小并到乡里路远，也有校车接送，一年好几千，她舍不得。”娘说。

风儿看看孩子，从身上掏出准备送给侄女的礼金，说：“娘，以后，我想负担这孩子的学费。”

娘说：“你忘了？那年你扯猪草……”

风儿说：“我没忘，那年，我比这孩子大不了几岁。”

娘听了，半晌，摇摇头，又点点头。